

身边的历史

远去的表情

苦涩的“忆苦餐”

对生活在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忆苦餐”这个名词可能都不曾听说过，更不用说是吃“忆苦餐”了。而在我们上小学的那个年代，吃“忆苦餐”是每个学期例行的功课，一般都要吃上一两顿。

所谓“忆苦餐”，就是学校为了教育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不要忘记祖辈们食不果腹、以草充饥的艰苦岁月。每个学期初，学校都安排同学们到山边田间采摘一些无毒的野菜，如蒿子草、红薯叶等一些菜叶子，洗干净，一不放盐，二不放一点油沫星子，吃起来除了有点苦涩，再也没有其他味道的“一锅烩”。这样的“忆苦餐”，有多难吃自然不在话下，但我们总是装着很爱吃的样子，不然就会被老师和同学们视为“忘本”或阶级感情不深。

我第一次吃忆苦餐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是1967年5月的一天下午，上课后老师说，明天全班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吃忆苦餐，请同学们利用时间去山边田间扯些野草或拾些菜叶，下课前洗净交到老师这里，明天早上大家不吃早饭，到学校吃忆苦餐。

第二天，同学们早早地来到教室，将从家里带来的碗筷整齐地放在课桌上，端端正正地坐好，等待着忆苦思甜时刻的到来。不一会，班主任曾老师走上了讲台，她语气深沉地说：“同学们，今天我们进行‘忆苦思甜’，首先请张大爷给我们讲述他的革命家史”。张大爷是附近农村一位旧社会时期为地主做过长工的老人，他走上讲台，开始讲述他家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生活。之后，曾老师郑重宣布开始吃忆苦餐，她和另外两位任课老师一起给同学们一一盛上了野菜汤。说来奇怪，听了张大爷的控诉，再吃起碗里的野菜汤，还真的忘了那苦涩的味了。

但也有例外，个别的同学们由于提前知道了要吃忆苦餐，提前就作了技术处理。如有一位姓李的女同学，不但吃了早饭，而且带的碗比别的同学都要小。这的确是高招，既不耽误吃忆苦餐，又不挨饿，一举两得，这种情况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后来上了初中后她自己无意中泄露的。我们自然是哈哈地笑，要是在当时被发现，她可是要挨批评的。

■李哲辉



围观名人

梁实秋

不怕为了“规矩”得罪人

梁实秋是上个世纪的文学大师，了不起的翻译家。如果要拿四个字来形容他，“温柔敦厚”大概是最恰当的。当然，梁实秋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相反，他为了“规矩”常常开罪人。

晚年的梁实秋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书，并担任英语系主任。因为女儿赴美留学，家里就只剩下两位老人。亲朋好友及弟子晚辈出于善意，时来登门造访，除了聊天，梁实秋有时也同客人玩麻将。可客人不能接受的是，一到晚上9点，梁实秋就会下“逐客令”。原来，梁实秋有一条规矩——9点半要上床就寝。与这规矩并行的还有另一条规矩，就是逢周四晚不见客，因为第二天，梁实秋要给学生上课，他得备课。

有一次，朋友问梁实秋：“您教了这么多年的英诗和莎士比亚，还要准备吗？”梁实秋笑笑说：“这么多年，我上课前一晚都做准备。有时候，靠在椅子上，自个儿静静地想，说不定有新了解、新发现！”

在师范学院时，梁实秋认为各学系一年级的“基本英语”特别重要，一定要由最好的教授执教。于是，他向院长建议，聘请两位自己在清华大学和留美时的同学来任教。院长刘白如十分信任梁实秋，立刻准许了。可是，第二年暑假前，梁实秋却告诉刘院长，说下学期不要再续聘那两位同学了。刘院长不明所以，梁实秋解释说，这两位同学学问不错，也有很多的教学经验，可是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负责任，一位对学生的功课漫不经心，一位在上课的时候随随便便。消息传开后，两位同学都心怀怨愤，同事也纷纷劝梁实秋不要这样做，可梁实秋不改原意。他认为同学的饭碗事小，学生的学业事大。梁实秋为人处世有原则，公而忘私，可见一斑。

■小钝



1909年。剃头铺子里的汉族男子

一个木架子，一盆水。或许连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但剃头匠的手势让人看起来很舒服。左边那位似乎在掏耳朵，虽然看不到他别过去的脸，但他身体姿势绽放出来的表情，是悠闲、惬意和享受的。难道清末年间的剃头铺就流行洗头按摩掏耳一条龙服务？

欢迎到<http://cs.voc.com.cn/>分享你发现、你喜欢的老照片，或者发到邮箱：graces8000@163.com

历史其实并不远，它就在你的身边：在外婆的故事里，在老爸老妈的相册里，在你住的那条小巷里。副刊轶事推出“身边的历史”栏目，征求非虚构历史小故事，要求注重细节，简洁短小。请登录<http://cs.voc.com.cn/>参与活动，或在“三湘都市报副刊”新浪微博联系我们，分享你的老故事。



日记书信里的秘密

被狗呛着的孔祥熙

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和洋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许多闻人包括宋蔼龄、宋庆龄都身陷其中。12月10日凌晨5时，宋氏姐妹终于搭上中航最后一班飞往内地的航班，得以安全脱险。重庆机场，舱门打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的人与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没有看到胡政之的身影，相反走出的是宋蔼龄及其女孔令仪，还有一个老妈子、大批箱笼和七八条活蹦乱跳的洋狗。

浦熙修很气愤，回去就写了一条报道：仁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随后也写了一篇社论《拥护修明政治》，与浦熙修互相呼应。两条直接影射孔氏家族的报道似风一样传播开来，朝野上下顿时响起一片“打倒孔祥熙”的声音。

宋庆龄在给宋子文的私信中说出了真相

此事让蒋介石极为恼火。他一面急令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彻查此事，一面电询大公报消息来源。第二天，大公报就回函说“事属子虚，自认疏失”，并将交通部的调查结果及“即予更正，以正视听”的去函也登在报上。后来，王芸生更直接采信了张嘉璈的调查结果：“绝无私人携带大宗箱笼老妈之事”，而那条洋狗是飞机上的美国两位驾驶员随机携带到重庆的。

尽管如此，人们依旧不信。这时，与宋蔼龄同机逃出同车离开重庆机场的宋庆龄也生气了，她在给宋子文的一封私信中说出了真相：“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与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谈我的狗和衣服了。”宋庆龄还在信中说，她带出来的几件旧衣服还是仆人在黑暗慌乱之中胡乱抓在手的。

对倒孔的反复炒作让蒋介石变更了心态

2006年，当年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孔令仪在大洋彼岸向采访她的研究人员揭开了谜底：“当时情况危急，香港到处是风声鹤唳，我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连位子都没有，行李也来不及拿。”至于那几条洋狗，“狗是属于外国人的。是令伟在机场等她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而这一幕刚好让记者看到了，误把她们当成从香港运狗的人了。

颇堪玩味的是蒋介石在这件事前后的心态。开始，他也想撤换孔祥熙。但是，学潮、政客与媒体对倒孔的反复炒作，使他反而打了退堂鼓。1942年1月9日，他的日记这样写道：“昆明联大学生反对庸庸，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次日，他又在日记中说：“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庸，应以澹定处之。”至此，一场自下而上、由媒体推动的倒孔风潮因最高决策者的转念而消散。孔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直到几年之后才被傅斯年等人炮轰下台。

■秦史黄